

“我认真上班，你喂我孩子芥末！”

携程亲子园事件3涉案人被刑拘，检方介入

半岛记者调查显示托幼市场缺口巨大、监管缺失

□半岛全媒体记者 王永端

两段上海携程亲子园“虐童视频”，刺痛了社会的神经——一名成年女子将孩子推倒在了地上，孩子头部撞到了桌椅上；另一段视频显示，一名成年女子向站在自己面前的孩子喂了不明食物，随后孩子开始哭泣。事后，家长查出不明物是芥末。

11月9日下午，上海市长宁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向半岛记者表示，针对该次虐童事件的相关情况正在调查中。

■事件回顾 推倒女童，喂男童芥末

涉嫌虐童的第一个视频显示时间是11月1日早上8时51分——

在上海携程亲子园内，一名2岁左右的女童站在一名亲子园女员工面前，突然这名员工将女童的背包拽下，使劲扔在了地上，随后又拽了女童的头发，猛推一把，女童一个趔趄摔倒，头碰在了旁边桌角上。这一幕发生时，教室内还有3名女员工，却都没有对这一幕进行制止。

另一个视频显示在11月3日中午的12时7分到8分之间——

近20名孩子坐在亲子园教室的小板凳上，女员工将一不明食物送到一男童嘴里，这名男童食用了不明食物后瞬间哭了起来。就这样，这名女子依次给孩子喂不明食物，孩子吃了后，有的在摇头，有的站原地大哭。事后查清，孩子们被喂的不明食物是芥末，其中一名孩子因此在短短一小时内拉稀多次。

网络上最新传出的视频显示，愤怒的家长揪住涉嫌虐童的女员工头发摔到地上，将芥末抹在她的嘴上。在警方将其带走之前，涉事女员工下跪向一些家长道歉。显然，下跪道歉并不能消除家长的愤怒，也没有让这个事件就这样了结。

“我认真上班，你喂我孩子芥末！”一名家长发出了这样的怒喝。

■各方回应 携程、妇联接连道歉

11月8日，携程创始人、董事长梁建章称，“就像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小孩一样。我和Jane（携程CEO孙洁）都很自责和痛心。”

面对网络和社会不满，8日当天，携程又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声，称已第一时间成立了紧急处理小组，携程高层已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坚决表态，要和携程的父母们站在一起，对责任人员追责到底。对涉事的相关教师，携程坚决要求园方予以严肃处理。涉事人员已与携程解除合同。同时，携程已于11月8日报警，坚决将事件追查到底。

当天下午，携程CEO孙洁发布了一封题为“亲子园”的内部邮件，孙洁在邮件中称“这是一封让我很难下笔的信”，作为CEO，对事件的发生向相关家长及孩子们致歉。

道歉的不光是携程方面。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妇联9日凌晨对“携程亲子园事件”边道歉边作出回应称，园方已开除了包括园长在内的4名相关人员。妇联还表示，“携程亲子园是携程开办的企业内部托幼机构，委托《现代家庭》杂志社读者服务部（为了孩

子学苑）日常运营管理，自2016年春节后正式运营。《现代家庭》杂志社读者服务部属独立法人单位。”实际上，《现代家庭》杂志社是上海市妇联的直属事业单位。随后，该杂志社也就此事件发表公开致歉信。

11月9日，上海警方发布消息称，警方在介入调查携程亲子园事件后，3人因涉嫌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当地检方9日发布消息，亦介入调查。

■背景成谜 承办者到底是谁？

事实上，早在之前，这家亲子园在开园一周后曾被叫停过。

2016年2月24日，长宁区教育部门曾表示，尽管支持和鼓励企业开办这类早教机构以解决员工的实际困难，但必须在合法合理的情况下进行。这家亲子园之所以被叫停，主要原因是未取得行政许可。当时，长宁区教育局终身教育科科长夏军曾向媒体表示：教育教学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是要行政许可的，同时它还涉及一个收费问题，收费问题也是需要备案的。此外，还涉及一些消防、食品卫生问题等，这些都要报备。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携程亲子园尽管被叫停了，但之后在上海市妇联的协调下，又开办了起来。至于当时亲子园被叫停的详细内情到底如何，半岛记者9日下午向长宁区教育局求证时，长宁区教育局终身教育科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在数月前科长夏军已经辞职，详情她并不了解。

作为有着上万名员工的携程公司，今年10月，执行董事长梁建章曾撰文《中国为什么缺少托儿所》，介绍了携程创办子女托儿所的原因。梁建章称，创办的初衷是为了解决一岁半至三岁半员工子女的看护难题。2015年年底，携程辟出800平方米的场地，成立“携程亲子园”这一在国内企业中鲜见的日常托育服务项目，“即便是携程这样的大型企业，也是在投入大量资金，尤其是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审核流程后，才好不容易获得了相关许可”。

梁建章所称的“好不容易获得了相关许可”，并不是教育部门的许可。长宁区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该亲子园不是教育部门许可的”，“具体详情，教育部门正协助和配合调查”。

而“为了孩子学苑”的真正承办人并不是《现代家庭》杂志社，而是张葆葆。相关资料显示，张葆葆今年40多岁。除了这一身份外，张葆葆还是锦霞儿童益智服务中心理事长、上海童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锦霞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宝贝创意谷创始人。

张葆葆与上海市妇联在工作业务上不乏接触。有媒体报道，张葆葆曾出席并参加在市妇联举行的2014年上海市家庭文明建设重点立项课题答辩会。张葆葆以“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开展儿童和家庭服务项目的实践和思考”为题，向专家团展示了上海锦霞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长期以来做过的与课题相关的妇联合作项目成果，“深得与会领导和专家团的好评”。

虐童事件发生后，张葆葆个人信息被网友曝光。11月9日，半岛记者多次拨打张葆葆手机或向其发短信联系，均未接听或获回应。



女员工将女童推倒在桌角上。（视频截图）



▲“为了孩子学苑”负责人张葆葆（资料图）

▶虐童嫌疑人之一（黄衣者），嘴上被孩子家长抹了芥末。（视频截图）



■记者调查

托幼，旺盛的需求和低供给

随着出生人口规模的增加，上海幼托需求不断扩大，但幼托资源不增反减，幼托供需矛盾突出。为了优先满足幼儿园的需求，近几年上海幼儿园独立设置的托儿所逐渐停办，入托规模也随之减少。以2015年为例，上海独立设置托儿所只有35所，比2011年减少了21所，托儿数只有5222人，比2010年减少了3000多人。在0~3岁四个年龄组80万左右婴幼儿总数中，能上托儿所的只占0.65%。

虐童事件发生后，有业内人士指出我国0~3岁的早教是个灰色地带。

在上海市总工会今年提交给上海市政协的一份名为《关于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亟待解决0~3岁幼儿托育问题的建议》提案中，上海市总工会表示，0~3岁早教是个灰色地带，没有部门许可办托托机构。工商、教委、卫计委都不管，没有部门发证，没有部门监管。

托幼市场的需求在青岛也是很旺盛的。家住市北区的赵女士和丈夫均是上班族，自己的孩子今年不到3岁。因两人上班又无从带孩子，于是每年至少有半年时间，赵女士要把孩子送到老家父母的身边，让父母帮其带。今年10月她将孩子从老家接回来，将孩子送进了家周边幼儿园的小小班。

“小小班就是不到上幼儿园的年龄，让幼儿园的老师帮着照看，下午下班再接回来。”赵女士说，“实际上将幼小的孩子送到幼儿园，自己不担心是假的。”

青岛一名幼教人士告诉半岛记者，在青岛也有一些针对0~3岁孩子专门设立的小小班，这些小小班分公立和私立两类。

“公立一般设在公立的幼儿园内，幼儿园有专门的老师看管这些幼小的孩子。”这名幼教人士说，私立小小班绝大多数是一些之前在幼儿园却没有编制但有上岗证的老师，觉得自己的能力、实力成熟，这些老师辞职后会办起托管班，接收0~3岁的孩子。

“不管公立还是私立，对待3岁以下的孩子，我们责任心都很重。”她说，“尤其2岁以下的孩子，吃饭我们都怕噎着他，只有下午把他们送到父母手里，才算放了心。”

全国政协委员、同济大学教授蔡建国说，随着二孩政策落地，社会对于儿童抚育需求日增，但由于种种原因，各地存在孩子多而幼托班学位少的现状，0~3岁的托幼资源更是短缺。但是大力发展3岁以下婴幼儿照料机构的同时必须恪守底线，确保正规，幼师等人员任用更不能“拉到篮子里都是菜”。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吴遵民认为，应当明确统一亲子园的监管部门，防止出现“都管都不管”现象。

上海市法学会副秘书长汤啸天建议，建立社会力量办学“黑名单”制度，除了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外，对存在利益输送等腐败问题和懒政怠政不作为的，应坚决追责惩戒。